

續資治通鑑

壽潛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湖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十九

起柔兆澠離七月
作噩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至道二年

遼統和十四年

秋七月己亥朔命殿前都指揮使王超爲夏綏麟府州都部署遼太妃之領兵撫定西邊也委

軍事於招討使蕭達蘭

舊作達蘭

今改達蘭

留意人才時耶律昭坐兄國留事流西北部達蘭與語愛之禮致門下欲召

用以疾辭達蘭問曰今三邊晏然惟準布舊作阻卜今改伺隙而動討之則路遠難至縱之則邊民被掠增戍兵則糧餉不

給欲苟一時之安不能終保無變計將安出昭以書答曰夫西北諸部每當農時一夫爲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

給糶官之役大率四丁無一室處芻牧之事仰給妻孥一遭寇掠貧窮立至春夏賑卹吏多雜以糠粃重以培克

不過數月又復告困且畜牧者富國之本有司防其隱沒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善地兼以逋亡戍卒隨時補

調不習風土故日瘠月損馴至耗竭爲今之計莫若賑窮薄賦給以牛種使遂耕穫置游兵以防盜掠頒俘獲以

助伏臘散畜牧以就便地期以數年富彊可望然後練簡精兵以備行伍何守之不固何動而不克哉然必去其

難制者則餘種自畏若舍大而謀小避彊而攻弱非徒虛費財力亦不足以服其心此二者利害之機不可不察

昭聞古之名將安邊立功在德不在衆故謝元以八千破苻堅十萬休格舊作休哥今改以伍隊敗曹彬十萬良由恩結士

心得其死力也閣下膺非常之遇專方面之寄宜遠師古人以就勳業上觀乾象下盡人謀察地形之險易料敵

勢之虛實慮無遺策利施後世矣達蘭從其言卒能成功

考真遼史耶律昭傳云欲召用以疾辭蕭達蘭傳林牙耶律昭蓋難辭達蘭之召後仍起用而爲文學侍從官也遼史未詳載又此書不繫年月今

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古者疆幹弱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內今京畿周環二三十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才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國用不充民食不足望擇大臣一人有深識遠略者兼領大司農事典領於中又於郎吏中選才智通明能撫民役衆者爲副執事於外自京東西擇其膏腴未耕之處申以勸課借聞曠之地募游惰之民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之豐寡相農畝之礪瘠均配畀之無煩督課耕桑之外更課令益種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俟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卽計戶定征量田輸稅斯實敦本化人之宏略也帝覽奏召對獎諭令條奏以聞尋以靖爲勸農使案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未幾三司以爲費官錢多水旱恐遂散失其事遂寢 丙寅參知政事寇準罷爲給事中先是郊祀行慶中外官吏皆進秩準遂率意輕重其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秩所惡及不知者卽敘退之廣州左通判左正言馮拯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員外郎拯嘗與準有隙準故抑之惟節自以素居拯下章奏列銜皆如舊不易準怒以堂帖升惟節於拯上帝切責拯仍特免勘罪拯憤極言準擅權并及嶺南官吏除拜不均數事嶺南東路轉運使康戩亦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德之洎曲奉準昌齡畏懦皆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胸臆亂經制帝大怒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旣而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準抗辯帝曰若廷辯失執政之體準猶力爭不已帝歎曰雀鼠何知人意況人乎翼日準猶抱中書簿領論曲直帝益不悅罷知鄧州 是月以丁惟清知西涼府涼州周回二千里東界原州南界雪山吐谷渾蘭州西界甘州北界吐番領姑臧神烏番禾昌松嘉麟五縣戶二萬五千有奇城周四十五里李軌所築久不內屬至是請帥從之 汴水決穀熟縣 閏月庚寅詔江浙福建民貢人錢沒入男

女者還其家敢匿者有罪

九月戊寅右僕射宋琪卒贈司空諡惠安琪素有文學尤通吏術頗知人情僞在相

位日百執事有求請多面折之以是取怨於人

己卯夏州延州行營言兩路合勢破賊於烏白池斬首五十級

生擒二千餘人賊首李繼遷遁去先是帝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隆自環州范廷召自延州王超自夏州容州觀察

使丁罕自慶州錦州刺史張守恩自麟州凡五路率兵抵烏白池皆先授以方略守恩令鐸子也師已有期銀夏

鈐轄盧斌求對懇言曰蕃族馬驕兵悍來往無定敗則走它境疾戰沙漠非大兵所利不若堅保靈州於內地多

積芻粟以師援送苟其至也會兵首尾擊之庶幾無枉費且不失固圍之策帝不從改授斌環慶鈐轄領兵二萬

爲繼隆前鋒斌謂繼隆曰靈州趨烏白池月餘方至若自環州窺臨路才十里程耳繼隆因遣其弟繼和馳驛上

言赤糧路回遠乏水請自清岡峽直抵繼遷巢穴不及援靈州帝怒召繼和於便殿詰之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

矣因手書切責繼隆命引進使瀛州周瑩詣軍前督之瑩至繼隆已便宜發兵矣既而與罕兵合行數十日不見

賊引軍還張守恩見賊不擊率兵歸本部獨超廷召至烏白池與賊大小數十戰雖頻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

乏終不能擒賊焉時超子德用年十七爲先鋒部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三級俘掠畜產以萬計及進師烏白池

賊銳甚超不敢進德用請乘之得精兵五千轉戰三日賊既却德用曰歸師迫險必亂乃領兵距夏州五十里先

絕其險下令曰敢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爲之案轡激躡其後望見隊伍嚴整不敢近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

矣丙戌秦晉諸州地晝夜十二震甲午詔壽寧節賜翰林學士兩省五品尚書省四品以上一子出身先是

近臣因誕節或以疏屬求蔭補至是始爲限制非其子孫及親兄弟多寢而不報冬十月丙辰遼命劉遂教南

京神武軍士劍法賜袍帶錦幣己未以池州新鑄錢監爲永豐監歲增鑄錢數十萬緡甲子併三司句院爲

一司

一工部員外郎袁州劉式專領之帝面命式曰以汝一人當三人之職宜勉副所望式久居計司深究簿領之弊江淮閒舊有橫賦積逋至多式奏免之然檢校過峻卒爲下吏所訟免官十一月丁卯朔司天冬官正楊文鑑

上言請於新歷六十甲子外更增六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監苗守信等議以爲無所稽據不可行用帝曰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但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歲不亦善乎因詔有司新歷以百二十甲子爲限甲戌遼詔諸軍官毋非時畋獵妨農乙酉遼奉安景宗及太后石像於乾州是月回鶻乞婚於遼不許

十二月乙巳禮部侍郎知陳州蘇易簡卒易簡才思敏瞻在翰林八年嘗遇夏絕遂參大政性嗜酒帝親書勸酒戒酒二詩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帝聞其死曰易簡竟以酒敗深可惜也贈禮部尙書辛亥有司言鳳州出銅鑛定州出銀鑛請置官掌其事帝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甲寅遼以南京道新

定稅法太重減之戊午詔自今州縣官部內流民及亡失租調什之一者並書下考甲子遼招討使蕭達蘭以準布部長阿魯端舊作阿端今改叛而復降桀驁難制誘其黨六十人斬之以獻用耶律昭之言也達蘭封蘭陵郡王

兼侍中遼主如南京以駙馬都尉蕭恆德爲行軍都部署伐富勒莫多部恆德有膽略數從南伐太后多其功征東高麗還賜號啟聖竭力功臣旋以從征烏實恆德利其俘獲倡議深入比還道遠糧竭士馬死傷甚衆削功

臣號太后念其舊勞故有是命旣而富勒莫多部人戶多歸附恆德還是歲大有年遼放進士張儉等三人

三年遼統和十五年春正月庚午遼主如延芳淀丙子以戶部侍郎溫仲舒禮部侍郎王化基並參知政事給事中李

惟清同知樞密院事化基寬中有度量所在僚屬或慢于禮者不以介意時邊境多事帝欲相仲舒而罷呂端會

不豫乃止參知政事張洎罷爲刑部侍郎遼以河西党項叛詔韓德威討之庚辰遼命諸道勸民種樹乙

西葬孝章皇后於永昌陵 辛卯以步軍都虞候傅潛爲延州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王昭遠爲靈州路都部署

戶部使張鑑調陝西諸州軍儲鑑上疏曰伏見關輔之民數年以來併有科役畜產蕩盡室廬頓空今若復有差

率益致流亡縱使驅迫而前復恐逗撓而潰願陛下特垂詔旨無使重勞因茲首春俾務農作況靈州一方僻居

塞外雖曰西垂之要地實爲中夏之靈區竭物力以供須困甲兵而援送事當慮深患宜預防若待川決而後隄

火熾而方戢則焚溺之患深矣雖欲拯救其可得乎 己丑遼命南京決滯囚乙未免流民稅 二月丙申朔遼

主如長春宮 靈州行營破李繼遷繼遁 戊戌遼以品部多貧民勸富民出錢以贖之 庚子遼徙梁門遂

城秦州北平民於內地 辛丑帝不豫始決事於便殿 甲辰除京畿死罪囚流以下釋之 丙辰遼將韓德威

奏破党項捷丁巳遼命品部曠地募民耕種 三月戊辰遼募民耕灤州荒地免其租賦十年 己卯遼封李繼

遷爲西平王 壬午遼免南京逋賦及義倉粟仍禁諸軍官非時畋牧妨農 甲申河西党項乞歸附於遼遼太

妃旋遣人奏西邊捷由是遼之西路拓地益遠 改異遼太妃領西北路兵本紀所載甚略疑太妃後以罪死當時沒其戰功耳今據蕭罕嘉努傳存其事蹟 壬辰帝不視朝癸巳崩

于萬歲殿參知政事溫仲舒宣遺制令皇太子卽位于柩前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與參知政事

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 改異宋史昌齡傳內侍王繼恩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指揮使李繼 謀立楚王元佐頗聞太子宰相呂

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繼恩白后至中書召端議

所立端前知其謀卽給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鎖之亟入宮后謂曰宮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

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有異議邪后默然太子既卽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

降階率羣臣呼萬歲 改異杜大圭名臣集所載呂正惠公傳本於盧平集不言其鎮王繼恩迎立真宗諸事長編據呂誨集正惠公補傳書之宋史

降階率羣臣呼萬歲 呂端傳云太宗不豫端曰與太子問起居而不言其意繼恩東都事略云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與長編同今從之

夏四月乙未朔尊皇后爲皇太后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制曰先朝庶政盡有成規務在遵行不敢失墮宜拔茂異之才開諫譴之路京朝官衣緋綠及二十年並與改服色官未升朝亦聽敘賜緋紫自此始 戊戌始見羣臣于崇政殿西序 遼主命錄囚壬寅發義倉賑南京 癸卯宰相呂端加右僕射 改封弟元份雍王元傑堯王元偃封彭城郡王元偁封安定郡王 甲辰以太子賓客李至爲工部尙書李沆爲戶部侍郎並參知政事 丁未中外羣臣進秩一等 己酉遼主如南京 工部侍郎郭贄出知大名府翼日求對懇辭帝曰魏地重寄卿宜亟去贄退帝召輔臣問曰郭贄願留如何對曰近例亦有之帝曰朕初嗣位命贄治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遣之 帝謂宰相曰朝行中頗有淹滯者如梁周翰夙負詞名三十年屈于衆僚朕在宮府多令楊億草牋奏文理精當宜卽加擢辛亥以工部郎中史館修撰周翰爲駕部郎中知制誥著作郎直集賢院億爲左正言館職並如故故事入西閣皆中書召試制誥三篇惟周翰不召試而命焉 李應機者嘗知咸平縣帝尹開封時遣散從以帖下縣有所追捕散從恃王勢謹諱縣廷應機怒曰汝所事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笞子之人杖之二十散從泣訴於王王不答而默記其名及卽位擢應機通判益州召登殿謂曰朕方以西蜀爲憂故除卿與官此未足爲大任也有便宜事密疏以聞應機至州未幾有走馬入奏事前一日知州餞之應機故稱疾不會走馬心已不平及暮應機又謂走馬曰應機有密疏欲附入奏明日未可行也走馬不知其受帝旨愈怒彊應曰諾明日使謂應機曰某且行矣願得所齎疏應機曰疏不可與人傳也當自來受走馬雖怒甚意欲積其驕橫狀訴於帝乃詣應機廨舍受疏以行既至帝迎問曰李應機無恙乎有疏乎走馬遷然失據卽對曰有探懷出之帝周覽稱善因問應機治行如何走馬踧躅轉辭稱譽帝曰汝還語應機所言事皆善已行矣更有

意見盡當以聞蜀中無事行召卿矣頃之召入遷擢數歲中至顯官應機爲吏疆敏而貪財多權詐後帝察其爲人浸疏之進封交趾郡王黎桓爲南平王辛酉知制誥胡旦責授安遠節度行軍司馬旦與王繼恩等邪謀

既露帝新卽位未欲窮究而旦草行慶制詞頗恣胸臆多所溢美語復訕上故先黜之五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攷異宋史不書日食此從遼史丙寅從羣臣請始御正殿視朝退御後殿閱事如常儀丁卯詔諭内外文武羣臣自今人君有

過時政或虧軍事否臧民間利害並許直言極諫抗疏以聞己巳遼詔平州決滯獄庚午詔三司及歲稔市

糴以實倉廩壬申罷江淮發運使諸路轉運使司承受公事朝臣使臣息召歸闕帝初聽政務從簡易也甲

戌參知政事李昌齡責授忠武節度行軍司馬宣政使王繼恩責授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削籍流潯州

太宗之卽位也繼恩有力焉自是寵遇莫比乘閒言事或薦外朝臣故士大夫輕薄好進者輒與往來每以多寶

僞舍爲期潘閬得官亦繼恩所薦也閬傾險士嘗說繼恩乘閒勸立儲貳考吳湘山野錄及筆談載潘閬與盧多遜同謀立秦王蓋誤以王繼恩爲多遜楚王爲秦王也李仁甫已

不辦之今且言南衙自謂當立立之將不德我卽議所立宜立諸王之不當立者南衙謂帝也繼恩信其說頗惑太

宗太宗詔立帝閬尊坐狂妄黜太宗疾革繼恩與昌齡及旦更起邪謀賴呂端覺之謀不得逞帝旣卽位加恩百

官繼恩又密託旦爲褒詞旦已先坐黜於是并逐三人籍繼恩家貲多得蜀土僭侈之物尋詔中外臣僚曾與繼

恩交結通書疏者一切不問後二年繼恩死於貶所甲申帝謂輔臣曰宮中嬪御頗多幽閉可憫朕已令給事

歲深者悉放出呂端等曰踐阼初首行此令哲王之懿範也丁亥立秦國夫人郭氏爲皇后帝在儲位每事謙讓

郭氏未嘗正妃號也庚寅追尊母隴西夫人李氏爲賢妃妃眞定人乾州防禦使英之女帝及楚王元佐皆妃

所生也是月遼遣里都舊作嚴殺詳衰而叛遁於西北荒蕭達蘭率輕騎追之獲部族之半因討準布之未服者

諸蕃歲貢方物充於國自後往來若一家焉達蘭以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絕邊患從之 六月戊戌追復皇叔涪王廷美爲秦王贈皇兄魏王德昭太傅岐王德芳太保 帝謂宰相曰諸州多獻珍獸異禽祥瑞之物此甚無益但令稼穡豐稔且得賢臣乃爲瑞也辛丑詔天下勿復獻珍禽異獸及諸祥瑞 南康軍建昌縣民洪文撫六世同居就所居雷湖北剏書院會來學者詔旌表其門閭 甲辰以皇兄元佐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復封楚王聽養疾不朝帝始欲幸元佐第元佐固辭以疾曰雖來不敢見也由是終身不復見 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 乙巳追册莒國夫人潘氏爲皇后 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罷爲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先是太宗謂若水曰士遭時得位紆金拖紫延賞宗族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者不以名位爲光寵忠貞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若以爵祿榮遇之故效忠于上中人以下所爲也太宗然其言及劉昌言罷太宗問趙鎔等曰見昌言涕泣否對曰與臣等言多至涕泣太宗曰大率如此進用時不悉心補職斥去卽汎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呂蒙正罷太宗又謂若水曰蒙正望復位目穿矣若水對曰蒙正雖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僚非寂寞之地且蒙正固未嘗以退罷鬱悒當今巖穴高士不求榮爵者甚多如臣等輩苟貪官祿誠不足重太宗默然若水因念人主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者以感動之也將移疾會太宗晏駕不果帝卽位若水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得請召謝便殿命坐問近臣誰可大用者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帝曰此朕心所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士士大夫宗慕之

考異杜大圭名臣集載錢若水傳云真宗卽位屢求解職然不允以親年高請益堅乃罷爲集賢殿學士又云評人貴賤壽夭多驗自知不壽故懇辭益力東都事略與名臣集同宋史若水傳直云精術數知年壽不永故懇辭權位是沒其情退之節而以爲術數之計矣今從談苑書之年月則從長編

帝居憂日對輔臣于禁中每見呂端等必肅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請帝曰公等顧命元老朕安敢上比

先帝又以端膚體洪大宮庭階庀頗峻命梓人皆爲納陛焉 秋七月乙丑御崇政殿召呂端等訪以軍國大事

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帝嘉納 丙寅令諸路轉運使更互赴闕詢民間利病

考異宋史作乙
五今從長編

吏部

郎中直集賢院田錫應詔上疏言陝西數十州苦於靈夏之役生民重困帝爲之戚然它日謂呂端等曰近詔中

外直言羣臣多及瑣細事惟田錫康職陳詞不辭指事尤切張齊賢頗留意民政乃出其疏示端等曰卿等詳酌

行之 辛未遼禁吐谷渾別部鬻馬於宋 先是遼蕭恆德尙越國公主太后第三女也性沈厚太后於諸女中

尤愛之故恆德屢膺重任公主甚得婦道不以寵貴自驕會有疾太后遣宮人侍之恆德私與宮人通公主恚而

卒太后怒賜恆德死恆德女許字高麗國王丙子高麗遣其臣韓彥敬弔公主之喪恆德臨死上書遼主言其姪

柳才可用柳多知能文膂力絕人旋詔入侍衛 辛卯遼詔南京疾決獄訟 八月己亥趙鎔罷爲壽州觀察使

李惟清罷爲御史中丞以曹彬爲樞密使兼侍中以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給事中夏侯嶠並爲樞密

副使帝謂曰近密之司必端亮謹厚者處之彬以耆舊冠樞衡之首敏中及嶠仗助之兵機邊要有所望矣敏中

明辨有才略先是西北用兵敏中專主謀議至於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嶠仕藩府最舊故首加擢

用 丁酉遼主獵于平地松林太后誠曰前聖有言欲不可縱吾兒爲天下主馳騁田獵萬一有銜蹶之變適遭

予憂其深戒之遼舊俗其富以馬其疆以兵縱馬於野弛兵於民有事而戰曠騎介夫卯命辰集馬逐水草人仰

渾酪挽彊射生以給日用糗糧芻蕘不煩挽運以是制勝所向無前遼主歲時射獵以示不忘本俗雖奉太后命

誠不能改 先是帝以漢唐封乳母爲夫人邑君故事付中書因問呂端等曰斯禮可行否端等曰前代或加以

大國或益之美名事出宸衷禮無定制己酉詔封乳母齊國夫人劉氏爲秦國延壽保聖夫人 是月西川戍卒

劉玆叛攻掠蜀漢等州益州鈐轄馬知節領兵三百追擊之招安使上官正飛書召知節還成都計議知節曰賊已數千少緩之勞費必倍不如急擊破之必矣卽率所部前進正亦尋至共擊斬玆其黨悉平玆自起至滅凡十日正始無出兵意知益州張詠以言激正將行仍盛爲供帳餞之酒酣舉爵謂諸軍校曰爾輩俱有親屬在東蒙國厚恩無以報此行當亟殄賊無使越逸若師老曠日卽此地爲死所矣正由是倍道力戰及凱旋詠迎勞大出金帛行賞衆皆悅服 九月丙寅遼罷東邊戍卒庚午遼主如饒州祭太祖廟 丙子帝因言西川叛卒事輔臣或曰蜀地無城池所以失制禦帝曰在德不在險儻官吏得人善綏撫使樂業雖無城可也 戊寅以長葛縣令孔延世爲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并賜九經及太宗御書祭器加銀帛而遣之詔本道轉運使本州長吏待以賓禮延世孔子四十五世孫也 壬午左正言孫何表獻五議一參用儒將二申明太學三釐革遷轉四議復制科五舉行鄉飲帝稱善 監察御史王濟上疏陳十事其目曰擇左右分賢愚正名品去冗食加俸祿謹政教選良將分兵戎修民事開仕進 刑部員外郎合肥馬亮上疏言陛下初政軍賞宜速而所在不時給請遣使分往督視又州縣逋負至多赦書雖蠲除而有司趣責如故非所以布恩宣澤也國朝故事以親王判開封府地尊勢重疑隲易生非保親全愛之道契丹仍歲內侵河朔蕭然請修好以息邊民凡四事帝善其言 庚寅閤門奏每月朔望羣臣赴萬歲殿哭臨十月朔在壬辰請改用九月晦帝問呂端曰此何禮也端曰陰陽家以辰日爲哭忌帝曰哀疚之情寧有所避乎不許 冬十月壬辰朔遼主駐蹕山罷奚王諸部貢物乙未賜宿衛時服丁酉禁諸山寺毋濫度僧尼戊戌弛東京道漁獵之禁戊申以上京獄訟繁冗詰其主者辛酉錄囚 陳宋州並言先貸民錢千萬令市牛價納外所負尙多許隨來歲夏秋稅輸送詔悉除之 李繼遷寇靈州合河都部署楊瓊擊走之

己酉葬神功聖德文武皇帝于永熙陵廟號太宗十一月甲子祔神主於太廟以懿德皇后配又祔莊懷皇后於別廟帝初踐阼告天地宗廟有司請署祝版帝涕泗交下不能署者久之靈駕發引帝與諸王徒步號慟從至乾元門禮官具儀遣奠畢改吉服帝不忍哭踊盡哀縗服還宮及神主至京迎拜涕咽觀者莫不獻歎先是帝謂參知政事李至等曰神主至京朕欲親導及拜辭于禮可乎至曰此禮前代所闕陛下行之足爲萬世法卽具儀以聞時有請增損舊政者帝曰先帝賜名之日撫朕背曰名此欲我兒有常德久于其道也罔極之訓朕何敢忘丙寅德音降兩京死罪以下因緣山陵役民賜租有差復分三司句院爲三命官各判之以太常丞新喻王欽若判三司都催欠憑由司欽若初爲亳州判官監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爲受民自遠來輸租倉穀且盡不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且奏不拘年次先支濕穀卽不至朽敗太宗大喜手詔褒答因識其姓名及開封府以歲旱蠲十七縣民租時有言案田官司蠲放不實者御史臺請遣使覆實詔東西諸州選官閱視亳州當案太康咸平二縣州遣欽若覆案甚詳抗疏言田實旱開封止放七分今乞全放旣而它州所遣官並言諸縣放稅過多悉追收所放稅物人皆爲欽若危之至是擢用帝以其事語輔臣曰當此時朕亦自懼欽若小官獨敢爲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欽若旣爲三司屬虞部員外郎母賓古謂欽若曰天下宿逋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僕將啟而蠲之欽若卽夕命吏治其數翼日上之帝大驚曰先帝顧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天下人心耳己巳詔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錢若水修太宗實錄若水舉官同修起居舍人李宗諤與焉帝曰自太平興國八年以後皆李昉在中書日事史憑直筆若子爲父隱何以傳信于後除宗諤不可餘悉許之是日同句當審官院通進銀臺司封駁事田錫上疏曰今地震之災漸見下動之象已萌臣見銀臺司諸道奏報自九

月初至冬節前申奏賊盜不少今不一一具奏且據其可言者言之九月四日施州奏羣賊四百餘人驚劫人戶十月七日滑州奏有賊四十餘人過河北十五日衛州奏有賊七十餘人過河北十九日絳州奏垣縣賊八十餘人殺縣尉西京奏十月二十三日有賊一百五十人入白波兵馬都監廨署并劫一十四家至午時奪舟往垣曲至河陽鞏縣界濮州奏羣賊入鄆城縣單州奏羣賊入歸恩指揮營濟州奏羣賊劫金鄉鉅野縣郭十九家永興軍奏虎翼軍賊四十餘人劫永興南莊今月二日西京奏王屋縣賊一百餘人白高渡潰散軍賊六十餘人七日陝府奏集津鎮羣賊六十餘人並驚劫人戶至午時乘船下去峽石縣羣賊自河北渡過河南八日西京奏草賊見把截土壕鎮官私往來不得豈有京師咫尺而羣盜如此邊防寧靜而叛卒如是臣爲陛下憂之廟堂之上必有嘉謨若言小小寇盜不勞聖意憂虞只令使臣捕逐如此則羣盜終難剪滅若賊徒得聚二三千人徑度淮南往保吳越則運糧綱船不至京師矣若賊徒取得一二州郡扼據要衝則上供錢帛不充國用矣人心必有向背軍情豈無動搖當此之時北塞輒來騷擾陛下不得不憂西戎輒來犯邊大臣不得不懼臣今所言激切不爲身謀所慮安危實爲國計先是西鄙運糧詔以諸軍代民輓送己卯士卒亦令放歸仍賜緡錢苦寒故也帝御便殿閱殿前指揮使內殿直騎射關梁擢精銳者十餘人遷其職丙戌遼主如顯州戊子謁顯陵庚寅謁乾陵有司言冬至祀圜丘孟夏雩祀夏至祭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饗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圜丘奉太祖太宗並配詔可是月高麗國王王治卒從子誦立誦遣兵校徐達來請命不得達而還後遂絕高麗亦遣使告于遼十二月甲午錢若水等言修太宗實錄請降詔旨許臣等於前任見任宰相參知政事樞密院使三司使等處移牒求訪以備闕文許之丙申追尊母賢妃李氏爲皇

太后后喪先殯於普安院於是議改卜園陵立忌建廟有司言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奏夷則歌仲呂以饗先妣先妣姜嫄也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名曰闕宮晉簡文宣后以不配食樂室于外歲時享祭唐先天元年始祔昭成肅明二后於儀坤廟又元宗元獻楊后立廟於太廟之西稽於前文咸有明據望令宗正等於后廟內修奉廟室爲殿三間設神門齋房神廚以備薦饗從之 辛丑詔諸路轉運使申飭令長勸課農桑 先是帝訪宰相以靈武事參知政事李至上疏以爲靈州不可堅守望釋李繼遷之罪厚推賜與降詔綏懷反覆言之甚切至是繼遷遣使修貢求備藩任帝雖察其變詐方在諒闇姑務寧靜因從其請復賜姓名官爵甲辰以銀州觀察使趙保吉爲定難節度使遣內侍右班都知張崇貴齎詔賜之甲寅遣張浦還 己酉遼主駐蹕山甲寅遣使祭高麗國王治詔誦權知國事丙辰錄囚 初刑部郎中知揚州王禹偁準詔上疏言五事其一曰謹防邊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戍兵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遼人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已而爲人也其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德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亦足兵威亦彊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兵冗而不盡銳將衆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爲急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治矣開寶中設官至少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又有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庫監酒權稅算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于曩日也問其人民逃于昔時也尤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不可棄也亦不可盡卽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建其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

賈東師以濟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八人經學五十人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先帝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需澤陛下宜糾之以先舊章望以舉場還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太祖以來始令後殿引見因爲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幸宜以吏部還司依格敕注擬其四曰沙汰僧尼使民無耗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造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爲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緡何況五七萬輩哉又富者窮極口腹一齋一衣貧民百家未能供給不曰民蠹其可得乎願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愴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疏奏卽召禹偁還朝旣用其策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賜趙保吉翼日命禹偁守本官復知制誥遼南院宣徽使蕭巴雅爾舊作排今改加政事令遷東京留守巴雅爾爲政寬裕而善斷諸部畏愛民以殷富是歲始分天下爲十五路一曰京東路二曰京西路三曰河北路四曰河東路五曰陝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江南路八曰荆湖南路九曰荆湖北路十曰兩浙路十一曰福建路十二曰西川路十三曰峽路十四曰廣南東路十五曰廣南西路 遼放進士陳鼎等二人

卷第二十

宋紀二十

起著雍閏茂正月盡曆維大淵獻五月凡一年有奇

眞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帝名恒太宗第三子也母曰元德皇后李氏后夢以褊承日有娠開寶元年十二月二日生帝於開封府第赤光照空左足指有文成天字幼而聰

韓與諸王數好作戰陳之狀自稱元帥太祖愛之撫而問曰天子好作否對曰由天命耳初名德昌太平興國八年授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韓王改名元休端拱元年封襄王改元侃道化五年九月進封壽王加檢校太傅開封尹至道元年八月立爲皇太子改今名仍判府事

咸平元年遼統和十六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 癸亥賜近臣歲節宴於宰相呂端第自是遂以爲例 乙丑遼主如長

樂 丙寅有司上皇太后李氏諡曰元德 翰林學士楊礪等受詔知貢舉請對帝召坐語之曰貢舉當選擢寒

俊精求藝實以副朕心 壬申昭宣使王延德上太宗皇帝南宮事迹三卷命送實錄院 癸酉始令諸王府記

室翊善侍讀等官分兼南北宅教授時又有伴讀然無定員 甲戌詔諸路場務逋欠官物令主典備償者監臨

官非同爲欺隱勿令填納 初李至判國子監校定諸經音疏薦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孫奭崔頤正皆苦心彊學

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除去舛謬太宗從之鎬無錫人頤正封邱人丁丑帝訪羣臣通經

義者至復以頤正對卽召頤正至後苑講尙書大禹謨賜五品服它日謂輔臣曰頤正誦誦甚精卿等更於班行

中選經明行修之士具以名聞自是日令頤正赴御書院待對講尙書至十卷 戊寅帝御崇政殿召御龍直二

百七十餘人闕試武藝遷擢者二十六人 庚辰監察御史韓見素表求致仕時年四十八帝問輔臣曰見素齒

髮尙少遽求致仕何也呂端曰見素性恬退喜修煉帝難之李至曰近世朝行中躁進者多知止者少若允其請

亦足激勸薄俗帝默然乃授刑部員外郎致仕見素鳳翔人退居華山年八十餘乃卒 甲申有彗出營室北光

芒尺餘 二月壬辰帝召輔臣曰彗出甚異奈何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帝曰朕以天下爲憂豈獨一方邪李

至曰陛下此言可以却妖星矣 甲午詔百官極言得失避正殿減常膳 丙午遼以監門衛上將軍耶律伊囉

舊作喜爲中書省左相 乙未慮囚老幼疾病流以下聽贖杖以下釋之詔諸州長吏平決獄訟申理冤濫 吏

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出知泰州未之任會星變錫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爲趙保吉以臣愚

蒙料彼變詐必不肯久奉朝命永保塞垣是時事舛誤之大者又言密院公事宰相不得與聞中書政事樞密使不得與議致兵謀不精國計未善去年靈州之役關西民無辜而死者十五萬餘咎將誰執此政化壘鬱之大者也疏奏即日召對移晷將行又貢封事復召對謂曰卿第去不半歲召卿歸矣事當面論者聽乘傳赴闕再遣中使賜與甚厚 丁酉彗滅 戊戌詔以久停貢舉頗滯時才令禮部據合格人內進士放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來歲不得爲例 三月壬申賜進士汝陽孫僅等宴瓊林僅何弟也 先是吏部銓擬官告身悉書其過犯癸酉詔自今勿復書 初宗正少卿趙安易言別廟祭饗懿德皇后在淑德皇后之上臣未測升降之由請改正之太宗不許及議合食有司咸請以懿德升配安易又言序以後先當用淑德配食詔尙書省集議及禮官同詳定上議曰淑德皇后生無位號歿始追崇況在初潛早已薨謝懿德皇后享封大國作配先朝雖不及臨御之期已夙彰賢懿之美請奉懿德皇后神主升配太宗室詔從之其淑德皇后仍舊別廟祭饗 辛巳以趙保吉歸順遣使諭陝西縱綏銀流民還鄉家給米一石 是月女真遣使貢於遼 夏四月己丑朔詔諸州長吏潔除牢獄疏理淹繫有疾病及貧乏者療治資給之 壬寅趙保吉遣弟繼瑗入謝 癸卯遼以崇德宮所隸州縣被水賑之帝謂宰相曰諸路逋欠先朝每有赦宥皆令蠲放而有司尙更理督頗聞細民愁嘆己丑遣使乘傳案百姓逋欠悉除之用判理欠司王欽若之言也除逋欠凡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由是眷欽若益厚 丁未遼罷民輸官俸出內帑給之己酉祈雨乙卯遼主如木葉山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考異遼史不書今從宋史及契丹國志 甲子以旱幸大相國寺祈雨升殿而雨 丁卯遼主祀木葉山告來歲南伐庚辰鐵驪貢於遼 乙酉遼主還上京太后命婦人有九十者賜以物 六月戊子朔遼主祭祖懷二陵 庚寅密州發解官鞠傳坐薦送非其人當贖金特詔停任